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期讀者與作者的反應，仍集中在1995年12月號有關「洋涇浜學風」還是「認識論特權」的爭論上，有彈有讚，各抒己見。而今年2月、4月號的相關文章，已在學理方面深化了上述討論，這也是本刊推動海內外學術及思想交流的目標所在。

——編者

不要讓後代笑話我們 心胸狹窄

「洋涇浜學風」與「認識論特權」的討論本來蘊含着中國研究過程中極有味道、又極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但讀了第32期劉東、崔之元與甘陽的3篇文章，卻頗感失望。爭論雙方沒有深入挖掘所論問題之學理層面（也許劉文的前兩節當除外），而更傾心於相互攻擊、把對方的觀點斷章取義之類的無聊把戲。我很難過，為甚麼大家意見不同時，非要把對手貶為道義上渺小、認識上淺薄的學界小丑呢？為甚麼在我們的學術論辯中，不能多一點民主精神與寬容氣氛呢？我想，後人看了這些文章，是會笑話

我們這一代人心胸狹窄的！

張博樹 北京

96.1.16

劉東提出的問題， 是及時且必要的

劉東提出「洋涇浜學風」問題可謂「蓄謀已久」，在《學人》第七輯上有他的一篇長文〈尋求中國研究的範式更新〉，對中國研究中一系列通行的解釋模式提出批評和挑戰。而他對所謂「洋涇浜學風」的批判，正是這一思路順理成章的推演。無論同不同意劉東的具體說法，這一問題的提出無疑是及時且又必要。面對90年代世界和中國發生的一連串激變，知識份子普遍感到困惑和不解。近年在大陸展開的一系列旗幟鮮明的文化論爭，只是這種困惑和不解的某些徵候罷了。究其根由，是喪失了有效地把握和解釋這個世界的的能力。原來的知識構成無法提供可預期的前景描述，知識的前景黯淡無光，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劉東將其簡化為東／西、中／外遭遇後的畸形現象（即「洋涇浜」），顯然是「大」事化「小」了。

羅崗 上海

96.2.29

紅衛兵美術與嚴肅的美術史「考古」

數月前得知雷頤先生撰文對拙作〈紅衛兵美術運動〉（載《二十一世紀》1995年8月號）提出批評，我當即表示非常歡迎，因為有批評表明了更多的學者在關注文革美術史研究，是件好事。在《二十一世紀》刊載拙作及雷頤的〈「洋涇浜學風」舉凡〉（載《二十一世紀》1995年12月號，以下簡稱〈舉凡〉）以前，海內外美術史界似乎還沒有關於「文革美術」及「紅衛兵美術」的討論。然而，拜讀雷頤的文章後不禁大失所望。〈舉凡〉作者對藝術史研究完全不了解，對文革美術史與紅衛兵美術運動也從未研究過，因此對紅衛兵美術運動只能泛泛而論，這就註定了這篇文章缺乏學術價值，有「低檔高談」之嫌。當然，我頗為佩服〈舉凡〉作者的膽量：他對一個並不熟悉的學術問題敢於高談闊論，為《二十一世紀》的「咖啡館」增添點笑料，這是需要勇氣的。

〈舉凡〉作者雖然對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義憤填膺，但文中使用的卻仍然是「毛話語」，善於「上網上线」，甚至連我使用的「顛覆」一詞，都被他認定為西方「後現代」理論的核心內容。雖然當今的後現代主義者經常使用「顛覆」這個詞，但它其實是30年前中國人民的常用語，〈舉凡〉作者不知為何如此健忘，抑或是真正的「洋涇浜」心理作祟？拙文寫得較為審慎：「問題並非這樣簡

單。紅衛兵美術既是集權主義、現代迷信的狂熱產物，又是帶有「紅色現代主義」特點的藝術形態。從學術的角度來認識、反思紅衛兵美術運動，是十分複雜的工作。但現在遠非對這段美術史發表文化哲學高論之時，目下更需要的是嚴肅的「考古」和實證研究。」這應當可以說是聯繫「具體社會、歷史內容」，而〈舉凡〉作者倒是體現了大陸學術界「某些脫離具體社會、歷史內容的「新趨勢」。(雷頤語)。從〈舉凡〉的正文及註釋可以看出，作者除了讀過我的〈紅衛兵美術運動〉外，他並沒有研究過紅衛兵美術的第一手資料，但卻寫出洋洋灑灑的大作。他把「紅衛兵美術」與「紅衛兵運動」等同起來，而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區別，這是很嚴重的疏忽。我們不能把專制時代的政治和藝術簡單地劃等號，正如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暴君，但秦陵兵馬俑的藝術價值卻使世界為之震驚。對文革美術採取簡單化的批判，在學術上實在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從事文革美術史研究，是要填補中國美術史的這段空白。我們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美術史：1966-1976》，就是試圖以嚴肅務實的史學態度和翔實的文獻資料，客觀地記錄這段歷史，其史學目標是要為這一史學領域奠定一定的研究基礎。誠然，我們的工作還處於「考古」階段，也希望社會科學界的學者與我們共同探討研究。但是參與討論的社會科學學者不應對藝術史一無所知，最起碼應

當了解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現狀，並對文革美術史的原始資料及研究動向有一定認識，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只能是緣木求魚。

另外，美術史界研究的問題也許會對社會科學界有所啟發，如貢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對黑格爾主義的批判就是一例。由於黑格爾體系把藝術看作是時代精神或民族精神的一種表現，強調了藝術發展的決定論，因此了解貢布里希在藝術史和趣味史領域對黑格爾主義的批判，「不僅使我們深入到了歷史哲學的中心，而且也使我們深入到了二十世紀藝術哲學的中心」(參范景中：〈貢布里希對黑格爾主義批判的意義〉)。如果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汲取一點經驗，至少能使我們的哲學家在寫藝術史、美學史著作時減少點笑話。

王明賢 北京
96.1.20

應避免捲入非知識問題的攻擊

我以為，「洋涇浜學風」以及「認識論特權」這兩種觀念的衝突，以此種方式展開不妥。一方面，突出「西方訓練的」和「國內訓練的」知識人之分化，策略上非屬明智之舉；另一方面，或許將這種緊張轉化為學術性問題更能凸顯它的意義。在哲學認識論層次上，上述兩種觀念反映出知識份子對知識的性質——它在本質上是地方性的，還是全球性的公共產品——之不同假定。但是1995年12月號《二十一世紀》中

的討論並沒有引出實質性的知識問題，它刺激了一種頑病的發展：將批判意識作為樹立對立面之用。在眾目睽睽之下，每一次辯題都代表着知識人(中國、或用漢語寫作的華人)的水平。《二十一世紀》應當作智性和理性的指引，使中國知識界獲得一種更為現代的境界，鼓勵多元認識的發展，避免使中國優秀的知識人捲入不具知識意義的、情緒性的攻擊之中。

張靜 北京
96.1.24

不是所有問題都「炒」得起來

這場「學風」之爭的對立雙方，不自覺地流露出大陸與海外不同的認同傾向。這令人聯想起國內「思術」與「學術」、「人文」與「社會」知識之爭中不同立場者同各自的知識背景的聯繫。如果知識立場真的同利益密切關聯的話，那就意味着，隨着中國社會的變遷及知識功能的分化，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的利益也在分化。

有人認為許多爭論都是「炒」出來的，但我以為並不是所有問題都能「炒」得起來。從消極的意義看，在一個生活日益商業化的時代，有問題被「炒」起來，對寂寞的學界來說至少是一種精神的刺激；估計高一點，則可以通過它吸引非學界的關注，顯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存在；再浪漫一點想，則是不同的思想立場為了爭取塑造社會精神面貌所使用的一種手段。所以我較高評價《二十一世紀》在90年代組織

爭論中所起的作用，並希望「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仍在這方面下功夫。

陳少明 廣州

96.2.5

「人文精神」還是 「文人精神」

1995年12月號上陶東風的〈「人文精神」遮蔽了甚麼？〉，簡潔明快，道出了此地一些朋友一直想說的話。在一個宗教資源流失、科學主義襲來、市場鋪天蓋地、意識形態並不終結的時代，「人文精神」除了能表達邊緣化的知識份子的憤怒直覺、表現其今日不對當初的思想矛盾之外，到底還能涵容點甚麼？除了對它寄予同情外，還能怎麼樣？不管「人文精神」欲加反抗的是世俗主義、科學主義，抑或是西方人品味過的國家主義、虛無主義，哪一條跟人文主義的源頭無關？

人文主義無能解決自己引出的一大堆問題，中國的「人文精神」又何來格外的神力？有時，我真覺得將它改稱為「文人精神」還合適一點。但是，如果「文人精神」所涵蘊的是陶文所揭示的東西，恐怕對文人解決自己的安身立命問題也未必有所裨益。

毛丹 杭州

95.12.31

我們的遺憾與呼籲

本刊今年2月號(第33期)有兩篇文章在我們事先不知道的情況下，幾乎同時分別於北京兩本刊刊出，這是我們深感遺憾的。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也許部分是由於我們與來稿作者聯繫不夠迅速和密切，為此我們謹向讀者和作者致歉。但我們更要向作者和居間處理稿件的朋友呼籲：請尊重自己，尊重知識產權也尊重

為你們服務的刊物，不要在未曾正式撤回投稿或者未取得原作者和有關刊物各方面完全同意的情況下一稿兩投，以建立優良的發表和出版規範。謝謝。

——編者

更正

第32期朱正〈秦檜的史學〉一文，頁128左欄第8行「如靖唐以來」當為「如靖康以來」。謹此更正，並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第31期(1995年10月號)頁30最後一段話：「二次大戰後，猶太人在維也納為死難的六百萬同胞樹立了一個紀念碑」，其中「維也納」為作者筆誤，應為「慕尼黑」。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5 Scott Davis攝，Joseph S. Nye, Jr. 提供。

頁13、130 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前進的足跡——

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頁246、202。

頁16 《亞洲週刊》(1995.12.3)，頁22。

頁19、28、39、48、60、67、90、114、116、142、

156 資料室圖片

頁34、35 劉小軍攝。

頁56 田建業等編：《杜亞泉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插頁。

頁76 潘光旦著：《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插頁。

頁79 Raymond Mason 提供。

頁81-84、封三、封底 Raymond Mason 作品，司徒立提供。

頁87 劉溢：《生路》(1993)。

頁104 中國科學院編：《中國科學院四十年 1949-1989》，頁66。

頁108 *Nature* 380, 111 (14 March 1996)。

頁110 *Science* 271, 1383 (8 March 1996)。

頁111 *Nature* 379, 101 (11 January 1996)。

頁124 張敏杰：《秋千》(局部)。

頁140 Regina Marler ed.: *Selected Letters of Vanessa Bell* (London: Bloomsbury Ltd., 1994), cover.